



开卷文丛

主编
蔡玉洗
执行主编
董宁文

《开卷闲话》自二〇〇三年十月出版以来，受到读书人的广泛关注，本书即为《开卷》中“开有益斋闲话”的续编。从二〇〇三年至今所刊《开有益斋闲话》的续编……中有大量的人文信息、读书感悟、学人行踪……

开卷闲话续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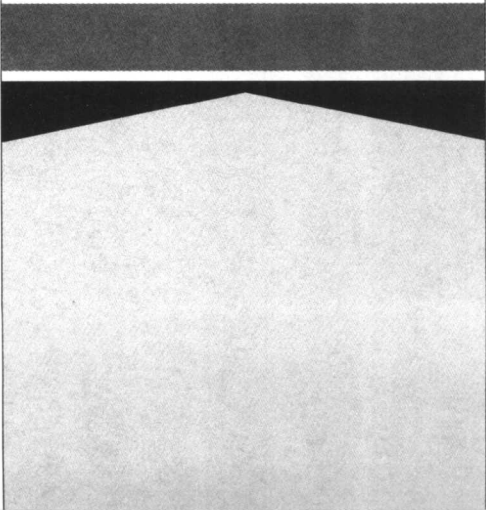
子聪
岳麓书社

开卷闲话

(续编)

子 聪

岳麓书社

A decorative graphic at the bottom of the book cover. It consists of a solid black horizontal band. Below this band is a white horizontal line. Underneath the white line is a black triangular shape pointing downwards. The bottom portion of the cover is a large, light gray rectangular area with a fine, textured patter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卷闲话续编/子聪著. —长沙:岳麓书社, 2005(开卷文丛)

ISBN 7—80665—564—6

I. 开... II. 子...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2095 号

·开卷文丛·

主编 蔡玉洗 执行主编 董宁文

开卷闲话(续编)

作者:子 聪

责任编辑:杨云辉

封面设计:速泰熙

内文设计:速泰熙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2005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75

字数:142 千字

印数:1—4,000

ISBN7—80665—564—6/I·718

定价:13.50 元

承印:长沙湘诚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长沙市开福区伍家岭新码头 95 号

邮编:410008 电话:0731—4473305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升卷
闲话
子聪
续编

作者手迹



目 录

- [1] · 绿原序
[3] · 钟叔河序
[5] · 刘二刚序
[7] · 余立新序
[11] · 李福眠序
- [13] · 二〇〇三年
[125] · 二〇〇四年
[193] · [附录 I] 办刊编报甘苦谈
[201] · [附录 II] 《开卷文丛》品评录
- [209] · 后 记



绿原序

《开卷文丛》出到第二辑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想必一是读者对它有需要；二是作者能够满足这个需要；三是“文丛”执行主编董宁文先生，也就是《开卷闲话》的作者子聪先生，能为读者物色这几位作者，同时又能为这几位作者张罗他们的读者吧。

《开卷闲话》，又名《开有益斋闲话》，作为“文丛”的一种，出现在它的两辑中，便成为“闲话”正续两编了。这两编虽说是“闲话”，其实并非无关紧要，它们围绕《开卷》的编务，成年累月忙于报道有关作者的行踪或写作计划，以及有关书稿的评点或出版信息，被识者称为《开卷》的“起居注”，是颇有意思的。它的前一本即正编，已在第一辑中问世，以二〇〇〇—二〇〇二年这三年《开卷》的活动为内容；后一本即这本刚问世的续编，其内容则包括它从二〇〇三年至今的活动。

于光远先生为开有益斋写过这样一句题词：“它比我们任

何人都活得长久得多。”如果这个说法不止是一句未必兑现的颂词,那么可以预期:这两编“闲话”将同样“活得长久”:它们不但由于富有时事意味而为当今读者所欢迎,还将由于其史料价值而为未来的读者所欣赏。

英国十八世纪初期由著名文人史蒂尔主编的著名刊物《闲话家》(The Tatler)和《观察家》(The Spectator),曾被誉为“将哲学从书斋、图书馆、课堂和学院移到了俱乐部、集会场合、茶馆和咖啡馆”,甚至“提高了十八世纪上半叶(英国)上升中产阶级的文化水平”。但愿我们的《开卷》和它的“闲话”也无愧于它们在中国文化史上所应有并将有的类似的称誉。

二〇〇四年八月十八日



钟叔河序

在读书类书刊的栏目中,《开卷》中的“闲话”是我每期都要看的。还有便是《秀州书局简讯》,虽然那不能算“书刊”。若严格说起来,恐怕《开卷》也不能算,在咱们这个什么都得批准都得要有牌照的地方和时候。

《开卷闲话》的文字未必篇篇都特别好,但每次它总能告诉我一些事情。亦未必和书有关,但总是我愿意知道的。即以刚收到的第七期为例,南昌小市上出现“两江师范”的试卷,济南出版了《图说义宁陈氏》的图书,便都使我感到兴趣,尽管我不搞收藏,也不准备去买一本。还有刘二刚的画,《开卷文丛》第一辑封面上的寥寥数笔,即为我所欣赏。本期摘要介绍了刘君的自述:“因为无奈社会的浮躁和空气的污染,所以我爱用朴素的笔法绘其宁静和古趣;因为我曾经生活道路的不畅,所以我在画面上要争取自由和初心……”也使我对其画(至少自己的《偶然集》上有一幅)多了些了解。一个印张的小本,能给我这

些舍此无从得知的信息,《闲话》之惠我实已多多。董宁文君愿将最近两年的《闲话》辑印成书,我当然乐观其成。

《秀州书局简讯》比《闲话》琐屑,这短处也是一种长处。如记英国文学老专家临终念念“莎士比亚……”,在场一同志出病室后却诧异得很:“老先生怎么到这时还问‘啥是屁呀’?”岂非新《世说》的好材料。《笑我贩书》出续集时,千祈留下此则,当可与敝处“雷锋(峰)塔怎能倒掉重修”竞爽矣。

二〇〇四年八月二十七日,钟叔河于长沙城北之念楼。



刘二刚序

读“闲话”年复一年，只觉闲人闲写闲看，却忙了子聪先生忙里忙外，可以想见，他的邮箱、他的书桌，整天都堆放着各地文人的信件和杂稿，小事大事，快事难事，经他疏理成集，不特是感情、事业上的交流，他年亦是一本有史料价值的书。

我是搞美术的，关注有限，每翻“闲话”，生活面即开，除了得悉一些出版、展览信息，从中还获悉了许多名人踪迹。如今年五月载：田原、马得、柯明、陈汝勤聚会的文章和合影照片，我虽未及前往，而几位老人的重逢真令人欣羡。文中有田原的打油诗：“当年小伙子，如今成老头。你年八十五，我也七十九……”“闲话”将真情传递，文艺平台便多了一分情趣。华君武说：“《开卷》文短，可读性强。”它好在不隔，消息不断，如于光远某天某日来南京讲故事；流沙河某天某日快游江南；长沙彭胡子又出了本《感激从前》……常常会使我失去午觉。看到六月八日牧惠在北京逝世，并附他已出书目四十多种，不禁使我

感慨人生！要不是“闲话”，我真闭塞得很。

“闲话”所以可读，还得之编者文字功力，其品位自不必我来多说，希望我的同行也去随手翻翻。

二〇〇四年八月十二日





余立新序

有很多喜爱《开卷》的原因,但最自然而然想到的是每期子聪先生的“开有益斋闲话”。

称其为“闲话”,其实并不准确,它实际上是《开卷》的日志。“开有益斋闲话”按日记事,凡是与《开卷》或开有益斋有关的事情,事无巨细,皆详细道来。小到某读者对某期某篇某错别字的辨析,大到对开有益斋某一次大型活动的详细记录。每一条都仿佛是《开卷》踏过的一个脚印,这一串脚印,便成了《开卷》这些年来走过的路。“开有益斋闲话”把《开卷》与所有喜欢《开卷》的人紧紧联系起来了,使《开卷》真正成为大家的《开卷》,也使《开卷》除了场上的文字,还有场下的声音,于是立体起来了、有声有色起来了。

现在“开有益斋闲话”作为《开卷文丛》的一种结集出版了,换名为《开卷闲话》,这对于喜爱《开卷》和喜爱“开有益斋闲话”的人来说,实在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子聪兄是《开卷》的执行主编。未识子聪兄前，从《开卷》的风格和“开有益斋闲话”的风格判断，他大概是个“古久”先生。见面才大吃一惊，原来他竟是我的同龄人。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经常和忙人打交道，他们常常从语言、神态、动作中向我昭示他们的忙。子聪兄无疑也是一个忙人，但他沉静的神态和他的忙却形成巨大的反差，这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静静地坐在我对面，呷着茶，谈着《开卷文丛》的设想、打算，语态沉着中透着隐隐的担忧。作为出版中人，我当然知道出版这样一套高品位的书，在当前市场行情和阅读行情下的艰难。

然而那次见面后不久的一次通手机，他竟已在照排公司了；又不久，这套装帧精美、耐读受看的《开卷文丛》竟已在我手边了。我惊叹不已。

《开卷闲话》收了从《开卷》创刊的二〇〇〇年至二〇〇二年这三年的“开有益斋闲话”。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开卷闲话》里有许多是“开有益斋闲话”所不曾有的内容，料想是当时受版面的限制而不得不割爱。如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二日所记余光中等台湾作家在凤凰读书俱乐部与读者见面会，详细而生动：余光中先生“刚落座，就取出了一张老照片——四位中学生的合影让大家猜谁是当年的他”这样的细节，捕捉得多么精彩！连余光中先生为读者的题词也一一记录下来，恐怕日后编余先生佚文，也可从《开卷闲话》中找出一点。“开有益斋闲话”当时居然割爱这样的好文，真有些让人不能理解。好在《开卷闲话》作了弥补。

类似上述记录余光中的文字，我称之为花边资料。这样的资料，多事件细小，易被主流媒体忽略掉，但却是真实生动、最

能反映出人物真性情的。我一直认为,这些花边资料从某种程度上更能反映历史的真实。而现实却是,我们的历史研究或人物研究,常常不把这样的小资料当一回事。《开卷闲话》中有许多这样的花边资料,如对张艺谋在南京购书单的记录,如对《金陵五记》作者黄裳八十二岁再游金陵的记录等。相信大部分读者都会对这样的花边资料感兴趣的,更何况记录的文字又是十分传神。

《开卷文丛》出来不久,子聪兄打一个电话来告诉我说,辛笛先生过世了。辛笛的《梦馀随笔》是《开卷文丛》中的一本,九十多岁的诗人在这本书的小序中还自励“追求成熟,拒绝衰老”,老诗人有着一颗多么年轻的心啊!言犹在耳,而人已驾鹤而去,我和子聪在感慨之余,也为诗人能在过世前看到自己最后一本作品面世而欣慰。

据说《开卷文丛》第二辑的编选工作已开始了,而第一辑里的《开卷闲话》只选到二〇〇二年,那么后面的“闲话”是否也会出现在《开卷文丛》第二辑中呢?

我期待着《开卷闲话》继续出现在第二辑的《开卷文丛》中,期待着《开卷文丛》能一辑一辑地出下去,期待着《开卷》在刚刚踏成的这条小路上“渐行渐远”,期待着更多远离尘嚣的人们相聚在开有益斋。

上面的文字写成之时,《开卷文丛》第二辑的编辑工作也接近完成。蒙子聪兄厚爱,欲将这篇小文作为一篇序编入《开卷闲话(续编)》。我很感为难,此文原是读了《开卷文丛》第一辑中的《开卷闲话》后,兴之所至,信手涂来,内容既无涉“第二

辑”，文字也拉杂随意。最主要的，我好像还没“混”到能给人写序的分上吧！但子聪兄一句“无妨”，说得很是轻松，我也就满不在乎了。由此可见，子聪兄与我大约都是不善拘礼法，即南京话称作“木古”的一类人。

二〇〇四年八月二十七日于云痴轩



李福眠序

我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包括梦话在内的闲话里。

剔除衙门八股、故作深沉、奉迎炒作、高头讲章各类时文，我把纪实时代风貌，坦言心扉的论语、世说、家训、志怪、笔记、尺牍、判牍、题跋、造像记、诗词书三话、讣告、防伪、打假等，和“戊戌杪冬，马布衣用补发拖欠之高温费作旅资，到此一游”诸传世文字，都当趣哀相间的闲话来细读。

挂竖“明镜高悬”、“回避”、“肃静”，诚惶诚恐谨遵“只唯上，不唯实”为官法则的衙门大堂，非闲话之地。而百姓豆棚瓜架之下，斋轩草堂之内，酒酣耳热，解衣磅礴的围桌众言，或两三素心人促膝畅谈，及诸如“二十亮相，三十吃香，四十不响，五十识相，六十还乡，七十装箱”之街谈巷议，都是惟妙惟肖，恰如其分的闲话。

一位民国老报人说：看人看伊面孔，看报看报屁股。报屁股笔墨，似压台戏，非饱学之士武林高手，不能一觴而就。潘天

寿题画诗：“闲似文君春鬓影，清如冰雪藐姑仙。应从风格推王者，岂仅幽香足以传。”《开卷闲话》亦为一个时代的真诚的报屁股之文，岂仅幽香足以传？

二〇〇四年雅典奥运开幕日书于海上